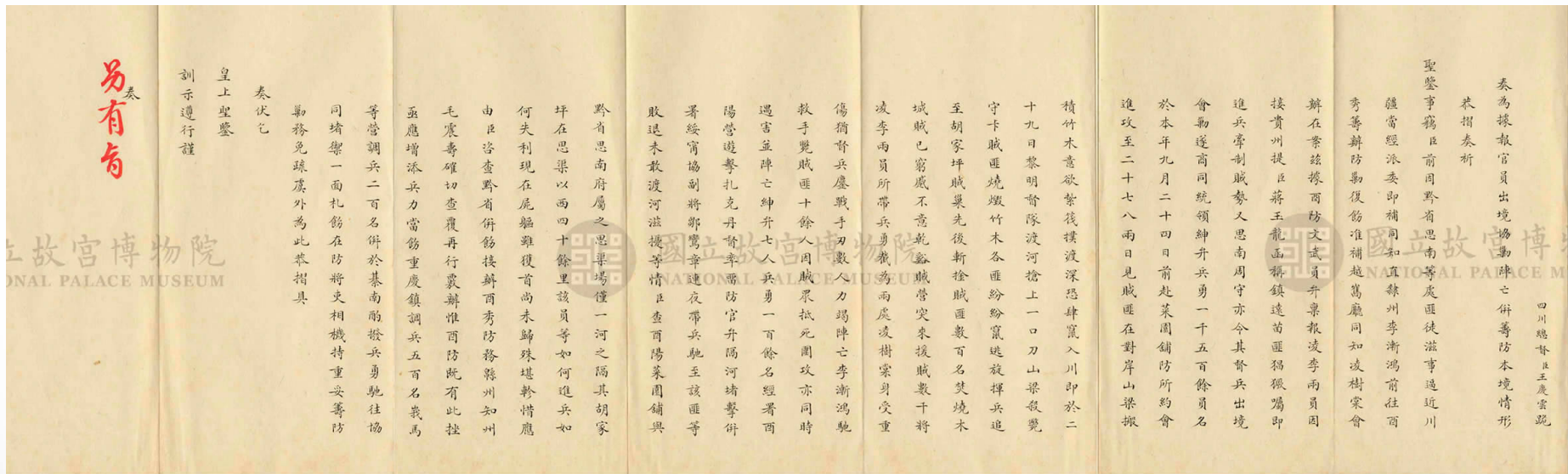




王庆云向朝廷报告凌树棠、李渐鸿作战阵亡情况。

南腰界镇寨堡碑记。

屯田固边护酉州 安民御匪传佳话

□融媒体中心记者曾 常文/图



《酉阳直隶州总志》所记凌树棠《酉阳州创设屯田碑记》(局部)。



小坝周家寨寨堡遗址。

“就可屯之地，置设田土，募民为兵，三时务农，农隙讲武，地方有警，一呼而至，既无养兵之费，又免设兵之烦。”这是清朝廷推行的既能减少军费支出，又能维护地方社会治安稳定的“屯制”。

据《酉阳直隶州总志》记载，酉阳设屯，始于清咸丰三年(1853年)署酉阳直隶州知州凌树棠。然而，根据笔者查阅资料，酉阳设屯的起因是咸丰二年(1852年)发生在龚滩的一次叛乱。

梅氏倡乱 绅民团勇新立功

在“土司”时期，酉阳地方没有朝廷官兵驻扎，土司以土把、土目教练民众，地方民众人人皆兵。“有事则随调遣之数，率其民以从，故而明代征酉阳土兵，有至三千、五千、七千与一万余者。”

雍正十三年(1735年)，酉阳改土归流。乾隆元年(1736年)，朝廷设置酉阳营，下设龙潭汛、龚滩汛，但仅有马战守兵二百余名。嘉庆二年(1797年)，因湖北白莲教倡乱，祸及酉阳，知州鲁华祝增设大溪汛、兴隆坪汛，这一时期的驻军也仅有三百八十余名，其中龚滩汛马战守兵仅二十名。

咸丰二年(1852年)，龚滩船户梅昌名(《酉阳直隶州总志》作梅昌铭)听信江湖术士之言，招纳流民，阴谋作乱。龚滩司巡检王秉正命外委张秦珍前往侦查，然而张秦珍为梅昌名所收买，回巡检司后极力为梅昌名辩白。王秉正听信其言，放松警惕，未做防备。

六月十八、二十四、二十五等日，梅昌名召集四十余人，用黄绫制旗一杆，上书“军务捐资乡勇”字样，先后邀约黔匪冉祖兴、龚滩司外委张秦珍等抢劫沿河司萧大成盐店、龚滩杨长春栈房、清溪场饶有兴盐店、宜居场冉隆伊家银钱。酉阳知州罗升格闻讯，急率乡勇前往剿捕。在龚滩巡检汛弁和地方绅民团勇的围追堵截下，梅昌名率众匪取道马家坝，欲窜往彭水郁山。途中，被兵役团勇围堵，梅昌名不得不据守马家坝高山。六月二十九日，酉阳各地兵弁团勇奋力合攻，梅昌名所率匪徒被冲散，陆续就擒。

在此次剿灭梅昌名叛乱中，地方团民虽有伤亡(伤五人，二人伤重身亡)，但也让州府官员和地方士绅看到了团民在维护社会治安中的作用，将这种力量“常态化”“正规化”逐渐成为官绅们的一种想法。

凌牧莅任 官绅呈请设屯田

咸丰三年(1853年)冬，凌树棠(字棣生，安徽省凤阳府定远县举人)调署酉阳直隶州知州。下车伊始，酉阳举人徐东渭、陈继薰和拔贡冉瑞岱等便进言请仿古人屯田制度，在酉阳创设屯田。当了解酉阳地方团练在镇压梅昌名之乱中起到的作用，同时为了防备当时声势浩大的太平军入酉，凌树棠动员地方士绅，捐出银钱、田土，试行屯田制度。

设立屯所，募民为兵，在务农的同时，讲武操练，一旦有外敌入侵，一呼百应，既减少了军费开支，又加强了地方防卫。加上捐资捐田后，可以在屯所任职，土绅富农积极参与。据统计，酉阳设屯期间共收到的捐献中，有田土4822亩，钱币69900串。

咸丰四年(1854年)九月，酉阳的屯制初步完善，在龙池铺设屯总局，在酉阳州与外界府县相邻乡场西筹场、枣木坝、马喇湖、两河口、大石垭、学堂坪、太极场、周家寨、铺子口、城子头、南腰盖、让坪共设十二个屯所。各屯所军火器械完备，共有屯兵537名，募民为兵人数更是多达10万之众。

一时间，酉阳州境内再无宵小为乱，人民安居乐业。

牛刀小试 酉阳屯兵显身手

咸丰五年(1855年)三月，贵州桐梓杨澹喜作乱，余部千余人接连攻下松桃孟溪、大路河等处，进至秀山滥桥汛(今秀山兰桥)。三月十七日，邑梅失守，匪军一路攻杀至清溪场。秀

山县令李渐鸿调兵抵御，连战连捷，将匪军追杀至铜仁干龙口。同年冬天，同仁包三、赵子瀚作乱，又进攻秀山、邑梅官庄等地，秀山官军不敌，退守城内。凌树棠又率屯兵千余人前往剿杀，得胜而归。

在这两次救援秀山的战事中，屯兵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，这也给四川总督王庆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咸丰八年(1858年)三月二十四日，王庆云从已经调任富顺知县的凌树棠口中，详细了解了酉阳屯制。四月初三，王庆云又听取了四川布政使司祥的汇报，认为酉阳州屯田成效显著，应该在四川沿边州县推广。但因为事情重大，王庆云一时间拿不定主意。四月初四，他专程召见了前任酉阳知州罗升格，讨论酉阳推行屯田制度的可行性，罗升格极力赞成。随后，王庆云上奏朝廷，“酉阳屯田办有成效，请沿边推广举行”。

得到朝廷批准后，王庆云制定条款，公告全省，推行屯田制度。

繆收新政 酉阳屯兵初受挫

就在王庆云大力推行屯田制度的同时，新署任酉阳知州的繆荣吉嫉妒凌树棠的功绩，极力反对凌树棠推行的屯田制度，使得酉阳屯政几近废除。

王庆云知道后，大为震怒，评价繆荣吉的行为：“古来贪功之人，无不忌能，繆荣吉居心乖谬，比贪功轻进尤不可恕。”

咸丰八年(1858年)五月初，沿河土匪田母狗(本名田宗万，人称母狗大王)号召白号军在思渠拦河劫掠，繆荣吉召集屯团一千余人前往剿杀。由于有乌江阻隔，两军只能在两岸对峙。相持数日之后，繆荣吉招募乡民为前导，勒令西酉屯兵渡河强攻，因为田母狗占据居高临下优势，屯团阵亡五百余人。王庆云闻报大怒，上书朝廷请将繆荣吉革职查办，同时让秀山知县李渐鸿暂署酉阳知州，复调凌树棠前来总办酉秀军务。

李渐鸿曾在咸丰五年平定包三之乱时，大小十余战皆有斩获，因而颇有威望。加上凌树棠的到来，更让刚刚经历大败的酉阳官兵军心振奋。

沿河折戟 忠魂入祀昭忠祠

在凌树棠、李渐鸿到任之初，众人商议：田母狗在贵州作乱，是贵州行省事务，酉阳州只要做好防堵事务。于是凌树棠让冯文愿到酉沿交界一带考察军务，将不得力的军官统统更换，让各地驻军加强巡逻，防止匪军入侵。

无独有偶，就在此时，彭水的廖美莲做不法勾当，被人控诉至京城。王庆云令凌、李二人限期将廖美莲捉拿归案，否则撤职查办。考虑

到廖美莲在当地势力较大，如果贸然前去捉拿，恐怕他狗急跳墙，与田母狗合兵一处，就更难捉拿。通过研究，决定先攻打田母狗，一旦取胜，就沿乌江而下，捉拿廖美莲。于是凌、李二人率军驻扎到思渠菜园铺，在此招募兵勇。很快，有200余人前来投军，都称田母狗手下是乌合之众，很容易将其打败。凌、李二人听后开始轻敌，冯文愿则谏言要小心行事，并表示愿率领900人前去与贵州的团丁会合，然后从小路抄袭田母狗后路，凌树棠则与李渐鸿率领大队攻其前方。两军前后夹击，便能一举击败田母狗。

咸丰八年(1858年)九月二十九日，凌树棠令刚投来的200人作前导开路，不一会儿，该队伍提着五个土匪的脑袋前去报捷，声称暗哨已经被杀，现在可以趁机掩杀进去。凌树棠本来准备驻扎下来，等待冯文愿的消息，可李渐鸿认为现在已有破竹之势，时机不容错过。于是没有等到冯文愿前来就开始进攻，谁知那200人突然反戈，大呼官军战败，致使人心惶惶，田母狗的军队也趁势杀出。这时凌、李二人才知道中了敌人的圈套，几百人命丧当场，凌、李二人都遇害。等冯文愿赶到，看到此情此景，十分悲痛，又命部队攻杀，但敌人已经占据有利地势，冯文愿只得率兵且战且退。

凌树棠的死，让王庆云痛心疾首，酉阳官弁兵勇城乡绅民也无不为之哀痛。人们商议建祠祭祀，但遭到曾经受过繆荣吉恩惠的人员反对。多受凌树棠器重的冯文愿见会议没有结果，便将龙池铺的团练公所改建成凌公祠。十一月十五日，王庆云将凌树棠、李渐鸿等战死的事情上报朝廷，朝廷诏赠二人太仆寺卿衔，让凌树棠的一个儿子入国子监读书，并世袭云骑尉，同时让凌树棠入祀京昭忠祠。

古迹犹存 酉阳屯政垂青史

“东南烽火光何烈，歌舞繁华一时歇。黄绢虽成绝妙辞，歌声欲按增呜咽……”这是1842年凌树棠写下的诗句。

凌树棠死后，川黔官兵合剿田母狗，于咸丰十年(1860年)在贵州龙泉将其剿灭，而彭水廖美莲也被知县王麟飞率兵剿杀。

凌树棠虽然死去，但在繆荣吉被革职查办后，酉阳的屯田制度又得到了发展，酉阳屯兵在后来围剿猫猫山、防堵太平军以及安靖地方中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。

时至今日，酉阳还保存着大量“屯制”时期遗留下来的古寨堡、古营盘、古炮台遗址。虽然营盘、炮台都已倾圮，但它们都是酉阳实施屯田制度的重要见证。

炮台遗址。

屯田遗址。